

# 明清家族小说的读父倾向

彭娟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明清家族小说中对父亲角色开始了新的审视,不再是仰望与歌颂,而是贬抑与亵渎。小说往往以父亲的隐退表现父亲的失职,以无父书写消解父亲的权威,甚至对父亲进行审丑化处理,将父亲性格、能力或道德的缺陷作为审视的重心;在激烈的父子冲突中,以逆子的蜕变与冲击宣告着传统父权文明的颓败和父权维系的社会体制的衰败。

[关键词]明清家族小说;读父;父亲隐退;无父书写;父子冲突

[中图分类号]I206.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3-0151-04

## Trend of Blasphemy to Father in Family Fic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NG Ju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In the family fic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is a new attitude to the role of fathers, which is not to respect and extol, but to belittle and blaspheme them. These fictions always depicted the paternal duty breach with the retreat of fathers, and dispelled their authority with fatherless narration; they even uglified the image of fathers to show their defects of personality, ability or morality; the disintegration and impact of prodigal sons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fathers and sons also declared the decadent trend of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system maintained by patriarchy.

**Key words:** family fic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lasphemy to father; retreat of fathers; fatherless narration; conflict between father and son

父权和父系原则维系着传统中国家族和社会的基本结构,父亲是威严、秩序与价值的象征,颂父一直是固有的文学传统。而明清以来,新的文化思潮的涌动和启蒙意识的萌生,使知识阶层对父亲角色开始了新的审视:<sup>[1]</sup>不再是仰望与歌颂,而是贬抑与亵渎。明清时期繁荣的家族小说深刻反映了这一趋势。由于家族是个体存在的必要背景,几乎所有小说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与家族相关的现象和题材,为避免家族小说畛域过于泛化,家族小说应限定在描写重心是家庭、家族的具体生活场景和家族命运,其体裁兼备长篇白话章回体、白话短篇、文言等多种类型。<sup>[2]</sup>具有读父倾向的明清家族小说往往以父亲的隐退表现父亲的失职,以无父

书写消解父亲的权威;或对父亲进行审丑化处理,将父亲性格、能力或道德的缺陷作为审视的重心;在激烈的父子冲突中,以逆子的蜕变与冲击宣告着传统父权文明的颓败和父权维系的社会体制的衰败。读父叙事是明清家族小说区别于以往作品所在,既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伦理精神,也有别于现当代文学中的批判意识,而是呈现出特定的时代意味和文化价值。对此论题的探讨既可以丰富对家族小说深层意义的理解,又能发现其中积淀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心态。

### 一 父亲隐退与无父书写

明清家族小说中父亲隐退的方式之一是由于

收稿日期:2011-12-10

基金项目: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课题“明清家族小说的审父母题研究”(XYS09527)

作者简介:彭娟(1980-),女,湖南常德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讲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主观或客观原因在儿子成长关键期的离开。费孝通曾指出在传统乡土社会,母亲担负生理性抚育的责任,父亲则担任社会性抚育的责任。父亲代表社会力量作用于孩子的成长,将其从家庭带入社会,父亲的缺失会令儿子在社会性人格的养成方面困难重重。《歧路灯》中谭孝移保举为贤良方正后进京候补,就是这一次的外出,王氏为儿子择得劣师,任凭劣师侯冠玉胡引乱教,开启了绍闻堕落的序幕。“人在少年,精神未定,所与款押,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sup>[3]</sup>他早年的训蒙竟敌不过这数月的影响,令其平日的忧惧显得可悲可叹。清惜阴堂主人的《金兰筏》中田华与夫人一同进京赴任,家中事业交付与刚满20岁的儿子田中桂。因自幼随父亲各地赴任,他很少能结识朋友,且父亲欠缺及时的关注,于交友之道极为混沌,在家中任意挥洒,结交损友,家道沦落。明清之际形成创作热点的寻父故事中,父亲则因为社会矛盾或个人私仇出走远离,父亲在儿子成长过程中完全没有尽到养育之责,孝子单方面的至诚反而凸显了父亲的自私冷漠。天然痴叟《石点头》卷一《郭挺之榜前认子》,郭挺之游学广东时,被他搭救的青姐自愿为妾。他先是留恋青姐不顾发妻,北归后又将有孕的青姐抛诸脑后,直到20年后与儿子乡试同榜题名才得相认,他不能顾惜妻子,儿子却成为科场失落的补偿。《石点头》卷三《王本立天涯求父》王珣因差役苦楚,抛下妻子和周岁儿子绝情而去,一路上游山玩水、心旷神怡,不以妻儿为念。曾衍东《小豆棚》之《忠孝部》有《赵孝子传》,赵父因遇旱灾瘟疫,亲人死亡,家财殆尽,加之儿子残疾,于是任其自生自灭。父子关系意味着双方的义务和责任,然而当父亲只有生身之义而无养育之恩之时,显示出了传统父子关系中的不平等。

其二是过早的死亡——消极缺席,隐喻着父亲的软弱与父权的颓丧。清康熙年间的《林兰香》中明朝开国勋臣耿朗只有寡母相伴,缺少父教的耿朗欲望膨胀,齐家无道,酒色过度,四十而亡。《醒世姻缘传》中狄父与儿子均弱质无能,以至女尊男卑、家反宅乱,被打骂气死。《歧路灯》共108回,谭孝移在第12回就因受到过度刺激,抛下他牵挂不已的儿子,年过五旬即匆匆离世。之后的绍闻全面抗拒父亲在世时的规则,“如今就是你把大爷叫起来,儿大不由爷,他也管我不住”,后来甚至砍下祖坟上的树木来抵债,靠割产还债。下层士子们出场时多是无父状态,如《醒世姻缘传》中的汪为露、《金瓶

梅》中的应伯爵、《歧路灯》中的夏鼎、《姑妄言》中的游混公、《金兰筏》中翟有志等,父辈的正面价值和清白家风对他们没有丝毫的约束力,家中物业只为满足欲望和嗜好转眼耗尽。

中国传统小说历来关注个人的父母、出身、亲族、谱系等个人血缘的来龙去脉,讲究以家族势力来衡量个人的地位与价值,以家国同构的逻辑,这样的表现方式意义深刻。《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陈经济,《红楼梦》中的薛蟠等,父亲完全隐退,他们在经商能力张扬的同时,也颠覆着既有的传统和秩序。无父书写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全面反拨。《金瓶梅》中西门庆有着异于传统的亲族俱没的家庭格局,他父母早亡,兄弟俱无,以金钱来自由建构关系圈;他无亲可奉、无孝可行,摆脱了传统的孝悌重负。自始至终,西门庆为聚敛财富,伤天害理,恶德败行,颠覆着封建社会的全部伦理道德。<sup>[4]</sup>这样的无父书写,从深层意蕴上暗示了子辈与传统父权文化的精神断裂,表现出商业文化下的人欲横流对于儒家父权文化的颠覆。

## 二 父亲的僵化与缺陷

权威、完美的父亲形象被大量负面的父亲形象所代替。小说将父亲正面作用弱化,父亲的僵化迂腐,性格、能力或道德的缺陷成为审视的重心,揭示了父权的颓败与尴尬。

第一,溺爱不明。明清家族小说中溺子败家的模式大体为:家庭殷富(背景)——中年或晚年得子溺爱(开端)——养成恶习(发展)——利益冲突、父遭打杀(高潮)——子遭报应或浪子回头(结局)。<sup>[5]</sup>《醒世姻缘传》中的地主乡绅晁思孝、狄员外对儿子欠缺管教、一意溺爱。《初刻拍案惊奇》卷13《赵六老舔接丧残生》中的赵六老、卷35《看财奴刁买冤家主》,《警世恒言》卷17《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过善、明末陆人龙《型世言》卷15《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中的沈阆、清末《跻春台》之《巧报应》中陈维明等都是溺爱不明的父亲。尽管不少小说亦将溺子不孝纳入到果报框架,但仍真切表现了父教缺失导致的家庭悲剧,以极端方式说明了父教鲜明的正面意义。父亲需要维持在家庭中的威严,防止子辈的道德滑坡,确保家庭发展的延续性。

第二,不孝不悌。“孝”是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准则,自唐以来“不孝”即刑法“十恶”大罪之一。《姑妄言》中的卜校不能孝母,却能孝妻溺子。笔炼

阁主人《八洞天》卷六《匿新丧逆子生逆儿》小说中晏敖在制中“入泮、毕姻、生子”，《跻春台》之《巧报应》中陈维明虐待父母致死，灭伦丧理令人齿冷。兄弟反目往往直接表现为财产冲突，如《歧路灯》中因为惧内与兄长分家的惠养民，《姑妄言》中“同室操戈，推刃同气”的钟氏兄弟，《红楼梦》中贾赦与贾政之间的矛盾，承祧继产主题极富张力。

第三，自私冷漠，懦弱失职。清樾道人《妆钿铲传》中庄农父亲弓伯子自来吝啬，竟为图省钱令儿子废学。《红楼梦》中的贾敬一心烧丹炼汞，整日“和道士们胡厮”，对家事子女不管不问。在上文的寻父故事中，父亲为逃避社会矛盾与个人私仇抛妻弃子是寻父之因，父亲的绝情与儿子的单方面至诚凸显了父者本位下父子伦理情感的不平衡。<sup>[6]</sup>

第四，贪财好利、贪苛腐败。商人阶层的父亲重利轻义、精于算计。《蜃楼志》中苏万魁汲汲于利，他靠特许垄断在洋行经纪中获利，土地投资和高利贷投放更是精于盘剥，最终激起民愤。《雅观楼》钱是命味着良心私吞下盐商的10万两盐本，将盐商活活气死。自古官商勾结，贪贿并行。《金瓶梅》中陈经济之父陈洪为官受贿，品行低劣。《醒世姻缘传》中晁思孝靠高价买官、搜刮民财发家，其为官之道“政以贿成”：“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其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的一般。”《古今小说》40回描写严嵩与溺子严世蕃鱼肉百姓，最终严嵩发养济院终老，严世蕃抄家处斩；《玉蟾记》第13回、47回描写赵文华与胡彪两对奸臣父子贪贿敛财及可悲结局。

第五，好色贪淫，沾染恶习。《醒世姻缘传》中晁思孝63岁还生出纳妾娶小念头，收用晁夫人房内16岁的丫头春莺，名为延嗣，实为荒淫。《金瓶梅》中作为父亲的西门庆纵欲淫乱、家反宅乱，令性饥渴的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通奸，以致女儿西门大姐自杀身亡；他与李瓶儿所生的官哥儿因一夫多妻制下的妻妾争斗而死；吴月娘遗腹子孝哥儿是为赎他的罪而生。《红楼梦》中贾赦为老不尊、荒淫无度，还不顾父子伦常将染指过的丫鬟秋桐赏赐给儿子贾琏。贾珍不仅直接与儿媳秦可卿有染，而且与堂弟贾琏、儿子贾蓉一起，与尤氏姐妹鬼混。《姑妄言》中阮大铖父子聚麀，姚华胄一家淫乱。袁栋《书隐丛说》总结“人之最丧品而丧家者有四，曰嫖、赌、吃、著而已”。西门庆与拜自己为干爹的妓女李桂姐、吴银儿苟合，已有乱伦的意味。《八洞天》卷六

《匿新丧逆子生逆儿》中晏敖与儿子奇郎嗜赌败家，《姑妄言》中曾嘉才为赌博竟药死儿子，卖了媳妇。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肯定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形成对现世享乐的孜孜以求的好货好色之风，然而，置传统伦理道德于度外，丧失精神与情感的意义，是传统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第六，贪生怕死、忘恩负义。《醒世姻缘传》中晁思孝无国无君，在蒙古犯边之际，伪称有病致仕。更因自私而负义、友道无存。晁思孝靠梁生、胡旦二人的帮助贿赂王振做了通州知府，后来王振势败收捕其党，梁胡二人受到牵连躲到晁家，他数次要

将二人献出领赏。

第七，不学无术。自古发家方式有三：一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兼并；二凭文治武功走仕途之路；三靠机缘获得意外之财。<sup>[7]</sup>其中科举仕途是光宗耀祖的最佳选择。然而，作为家长的父亲却不读诗书，才学荒疏。《红楼梦》中贾府的父辈们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贾敬炼丹、贾赦荒淫，唯有贾政为取功名自幼读《四书》及理学经典，但板滞有余，不通庶务。

这些父亲形象在天伦亲情、道德修为以及学问修养各方面都全面下滑，丧失了正面意义，父亲的权威与尊严进一步瓦解。

### 三 逆子的蜕变与冲击

父权制度隐含着父子矛盾和隔阂，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父权大部分是家庭冲突的根源，因为父权给其父亲的社会要求及其专有的权利”。<sup>[8]</sup>被压制的子辈在生命传承中又必将成为父亲，作为家族继承人的子辈自持应得的权利，往往抵触父亲。具有读父倾向的明清家族小说中，父子冲突成为推动情节的动力，子辈对父亲不复顺从，而是疏离反叛，他们已经蜕变为恶棍流氓、纨绔子弟、甚至是叛逆者，宣告着家族传承的断裂和传统父权文明的颓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系统发生着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一般社会地位越低的家庭，受礼教禁锢越少，越容易游走在传统家族伦理的边缘，父子冲突主要集中在现实的利益层面；而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受传统家族伦理的束缚越紧，父子冲突集中在伦理层面。<sup>[9]</sup>

作为家族生活物质基础的财产传承是家族传承的核心问题，由此引起的父子冲突最为普遍。赌博破家故事在中短篇小说中极为常见，且多发生在小家庭。《赵老六舐犊丧残生》引文中严家儿子长

大“十博九空,似此三年,渐渐调耗”,将家业调耗,父子间矛盾激化,甚至拳殴父亲。有的子辈为妓情所迷挥霍家业。宋懋澄《九禽集》卷五《负情依传》即《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出处。李生为杜十娘在妓院盘桓,钱财费尽,“李生之父怒生飘零,作书绝其归路”。有子别籍异财。《赵老六舐犊丧残生》中赵老六将毕生家财赋予儿子,儿子娶妻后只顾小家嫌弃父母。赵老六为还替儿子娶亲钱,无奈之下只能深夜到儿子房中偷取,被当贼劈死。这些由承继继承、沉迷妓情引起的父子冲突,在明清之前的小说中也多有表现。庶民、商人、下层士人这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往往直接表现为物质层面的矛盾。这些子辈既少礼教束缚,又因物质生活贫乏,易偏离道德规范,在社会上招摇撞骗、沉沦末流,常被讽刺描写。如《金瓶梅》、《歧路灯》中均有帮闲恶棍逆子群像,本是聪明灵巧,却沾染恶习一再堕落,以欺骗依附他人有生。<sup>[10]</sup>

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中,有些父亲自身腐化,无法让儿子心服;他们教育的儿子平庸堕落,有时也会叛逆和反抗。如《红楼梦》中贾赦、贾琏父子等,正如《醒世姻缘传》感叹:“安享富贵的久了,后边生出来的儿孙,一来也是秉赋了那浇离的薄气,一来又离了忠厚的祖宗,耳濡目染,习就了那轻薄的态度。由刻薄而轻狂,由轻狂而恣肆,由恣肆则犯法违条,伤天害理,愈出愈奇,无所不至。”父子俱是纨绔习性,以自我为中心,利己忘他进而害人;以行乐为目的,放弃了道德追求与坚守。作为纨绔子弟,放纵与浮华所带来的精神品质的愈趋愈下,既未能维系传统文化中的正面价值,又没有形成进步的新价值观,反映出享乐主义对传统价值观冲击,表现了传统家庭和社会所面临的危机。<sup>[11]</sup>

因爱情婚姻引起的父子冲突,延续了明中期以来文学的情理冲突主题,呼应着反理主欲的思潮。清代沈复在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中描写了他与陈芸美好婚姻生活的破碎。钳制了他们夫妻命运的是一家之主的沈父及其所代表的父权文化,陈芸违背封建社会为妇女所定的道德规范,失欢于公婆遭到放逐。虽然他并未明显表达出对父亲的反抗,但其追悔遗憾的笔调难以掩饰不满与反思。《红楼梦》中贾宝玉与贾政的父子冲突,更是包含了多层面的意义。父亲的愚执粗暴以及贾府其他年长男性的荒淫阻碍了宝玉对父亲形象、男性价值的认同,而向清静女性世界皈依,形成精神与思想上的

叛逆,他背离传统的科举正途,把须眉男子作为“浊物”,对整个父权社会、上层社会的思想和道德都彻底厌恶。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富贵联姻的功利婚姻,传统的家族与社会机制,他统统动摇、怀疑和拒绝,最终悬崖撒手决绝离去,成了“于国于家无望”的逆子。恒常不变的封建社会君主制度和家庭制度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严重不协调,不可调和的矛盾带来强烈的压抑与焦虑。这正是新兴的社会思潮对于僵化的体制和文明的反叛和颠覆,以宝玉和贾政为代表的父子冲突承载着新旧文化冲突的寓言。

明清家族小说中,作为家族代言人、社会掌舵者的父亲,其僵化与缺陷显示了自身的颓败与无能;子辈的蜕变与冲击更预示着父性家族与制度无法逆转的衰败命运。这正是明清时期新旧文化价值冲突与变革的关键问题。

#### 参考文献:

- [1] 杨经建. 论明清文学的叙事母题[J]. 杭州:浙江学刊, 2006(5):90-97.
- [2] 梁晓萍. 明清家族小说界说及其类型特征[J]. 杭州:浙江社会科学, 2004(3):199-203.
- [3] 颜之推. 颜氏家训[M]. 长沙:岳麓书社, 1999:27.
- [4] 霍现俊. 对西门庆家族模式的文化审视[J].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51-52.
- [5] 潘林. 明清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及文化反思[D]. 大连:大连大学, 2010:20.
- [6] 段江丽. 传统中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审父”意识[J]. 中国文化研究, 2008:67.
- [7] 王启忠. 金瓶梅价值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33.
- [8] 马林诺夫斯基. 两性社会学[M]. 李安宅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33.
- [9] 楚爱华. 从明清到现代家族小说流变研究[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7:8.
- [10] 陈清芳. 从《金瓶梅》看商品经济崛起之初士商地位的演变——兼及《儒林外史》.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67-70.
- [11] 彭娟. 《歧路灯》对家族命运的关注与对家族文学的开拓[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5:30.

责任编辑:李珂